

XUESHILISHICONGSHU

血色历史丛书

1937：屠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王维玲 陈新 主编

徐志耕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XUESE NGSHU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20115

1937：屠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王维玲 陈新 主编

徐志耕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7：屠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徐志耕著。—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7
(血色历史丛书)
ISBN 7-5342-3559-6

I. 1… II. 徐…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青少年读物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6408 号

策 划 史敬娴 陈小冶
责任编辑 李肖波
美术编辑 张 鹰
装帧设计 朱可夫
插 图 陈云华
责任校对 倪建中
责任印制 阙 云

血色历史丛书

1937：屠 城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徐志耕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扉页1 印张 4.875 字数 80000 印数 1—12200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3559—6/K·7 定 价：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勿忘国耻,兴我中华

——《血色历史丛书》总序

2005年8月15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值此之际,我们把《血色历史丛书》悲壮而郑重地奉献给广大读者,首先献给青少年读者,以此悼念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全体将士们,悼念被侵华日军无辜杀害的数以千万计的黎民百姓们。

60年前的那场艰难困苦的反 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国是最终的胜利者!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天使战胜魔鬼,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来欢呼、来庆祝、来纪念这场伟大卫国战争的空前胜利。但是我们却没有丝毫的理由来忘却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前所未有的滔天罪行,来忘却我们的人民长达八年之久遭受到的非人的残害与蹂躏。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个数典

|



忘祖的民族是肤浅的，没有希望的民族。如果忘记的只是过去的璀璨与辉煌，那么这个民族便是灰暗的，可悲的；如果忘记的却是被异族欺侮的血色历史，那么这个民族不仅灰暗与可悲，而是可叹与可怜了。

我们阅读这套《血色历史丛书》，犹如观看一部酷刑实录影碟，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种种法西斯暴行真实地展现在面前：大刀砍头，集体活埋，烧死电死，挖眼掏心，剥皮分尸，用毒气整批杀人，用军犬撕咬活人，用活人当靶子进行杀人比赛……侵华日军这一桩桩血腥的罪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这一件件奇耻大辱，每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轻易忘却，作为被欺侮的中国人的后辈——当代中国青少年更不会忘却。如果有人真的忘却了此仇此恨，此侮此辱，那就不仅可怜可叹，而是可憎可恶了。

我们尊敬的六位作家讲述这段日军侵华的血色历史，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并不是要纠缠历史旧账，更不是鼓动民族复仇情绪。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一贯主张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中国人民又是善恶分明的，有恩必报，有恶必

惩。正如那句我们十分熟悉的歌词：“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那么，我们出版这套《血色历史丛书》究竟有什么清晰的动机和实际意义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必须回答，归纳起来有两个明白无误的宗旨：

一是以史为鉴。我们要和日本人民一道，从历史中共同吸取血的教训，共同反对日本当局某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他们频频拜鬼，借尸还魂；他们审议通过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他们支持“台独”，危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统一大业……总之，他们做着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梦，妄图再次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不能不防，必须严防；不能晚防，必须早防；不能小防，必须大防。

二是放眼未来。在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和平年代，我们，尤其是青少年难免养尊处优，思想麻痹。血色历史好比一服良药，可以医治人们的麻痹症，可以有效地教育未成年人，激励他们磨练斗志，奋发图强，努力学习，加速成长，为振兴中华做好精神、意志、体魄、智力诸方面的



超前准备、超强准备，让青少年一代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世界并不太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日子尚未到来，要战胜恶狼，我们必须比恶狼更加势大力沉。这副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未来一代人或两代人三代人的肩上。

勿忘国耻，兴我中华。这就是《血色历史丛书》单纯鲜明的主题。

陈 新

2005年3月15日

目 录

引子 大地在诉说	1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5
第二章 安全区写真	15
第三章 血似江水水似血	35
第四章 街巷血泪	65
第五章 焚毁与洗劫	81
第六章 民夫们	93
第七章 伤痕不平恨不平	105
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	117
后记	146

引子 大地在诉说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

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和它的不幸。

悲歌和欢歌编织了历史。石头城的人们，世世代代述说着有关这座古城的故事，述说这座古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扰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

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没了，可日本兵给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地说：“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阴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50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师父梵根是长生寺的住持，日本兵来时，他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合掌念佛。凶暴的日军一个一个地把佛门弟子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17个！

江水滔滔。一位在集体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指点着50年前受害的现场——长江边，声泪俱下：“那时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

血海、火海，铭刻在人们的心海！两眼红肿的夏淑琴大娘哭泣着向我诉说了她的悲哀：“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

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了，烂了50年了，一直看不清！”

经磨历劫的老人们捧出死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掀起衣襟露出一块块的伤疤给我看。他们还把埋藏在心头最隐秘的、羞与人言的深仇大恨讲给我听。啊！我的被欺凌和被污辱的同胞！

近百位老人悲怆地向我诉说了那一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神经像触了电！我惊愕了：这绿色古城的昨天，曾是一片血泊火海！

南京，因为她染上了太多的血，因而她生长了更多的绿。我对这绿阴森森的城市忽然陌生了，都市的喧闹声变成了30万鬼魂的呼号。拧开自来水龙头，我感到水中还有一丝丝难闻的血腥气。见到马路边从地下崛起起来的一条条银灰色的梧桐树根，我疑心是死难者枯朽了的根根白骨。中山路上一盏盏金红色的街灯，可是遇害者淌血的眼睛？

今天人流如潮的鼓楼商业区，当年是尸山血塘！车水马龙的新街口矗立的高楼金陵饭店，50年前是赶马车的崔金贵搭芦席棚躲避日本兵的地方。他对我说：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新街口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对面那幢粗大的黑色圆柱支撑的中国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司令部！苍松如涛的灵谷寺四周，当时尸横遍

野，白骨散乱，三千多位遇害者丛葬一起，立了一块“无主孤魂碑”！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说：“知道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炼狱的人，就不难想象陷落时的南京。”

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四十几天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个中国人。30万个生灵，是30万条生命！30万人排起来，可以从杭州连到南京！30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37层高的金陵饭店。30万人的血，有1200吨。30万个人用火车装载，需2500多节车厢！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类毁灭人类的大悲剧！它是兽性虐杀人性、野蛮扼杀文明的记录！那是人退化为兽的日子！

这是人间的不平和人类的不幸！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陷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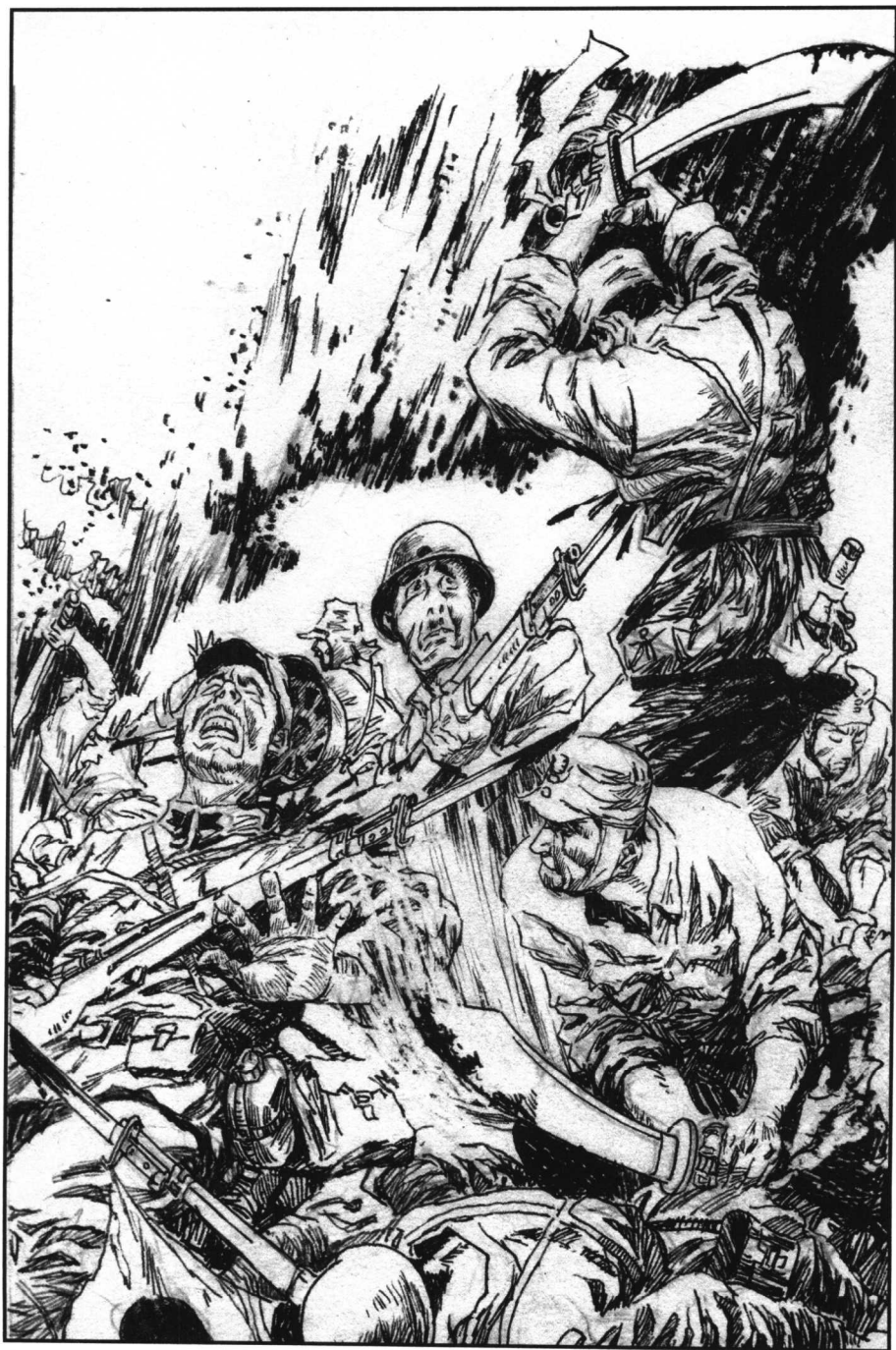
夜深了，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只有城内的一些地方还朝漆黑的夜空发射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这是汉奸们为敌机指示轰炸的目标。

中华门城楼上，团长邱维达刚刚指挥过一场激战。两个小时以前，三营营长胡豪来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墙突出部有一段已经突破，攻城的日军正在用绳梯向上攀登。

透过黑蒙蒙的夜雾。巨龙般的城墙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和炮弹轰塌了好几处垛口。雨花台下午已经失陷，此刻，这里就是第一线了。他在电话中发出命令：

“挑选一百名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一小时内将敌人反击出去，任务完成，官兵连升三级！”

放下话筒，他走出指挥所，命令机枪大炮直接掩



护。这时，勇猛的胡豪率领敢死队吼叫着冲入敌阵。刺刀与刺刀相击，寒光与寒光相映，枪弹对射，鲜血飞溅，杀声震天。顽固的敌人与无畏的勇士抱成一团，厮打着、拼搏着，有的一齐滚下了城墙！不到一小时，突入城墙的敌兵全部肃清，还活捉了十多个。短兵相接中，胡营长和刘团副都中弹倒下了。

这时，师长王耀武来了电话：“全城战况很乱，抵抗已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可以相机撤退，撤退方向为浦口以北。”

邱团长感到情况不妙。敌人还在反扑，战斗正在继续，怎么能撤退呢？中校团长邱维达拿不定主意，只好找来几位连长、营长一起研究撤退方案。

手电筒在地图上照了几下，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就朝指挥所扫过来了。邱团长左腿中弹，正伤着动脉，血流如注，只好用担架抬下城墙。一直到下关，他才苏醒过来。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大都撤下了阵地。13日凌晨零点十分，日军第六师团的前锋长谷川部队攻入了南京19座城门中最坚固的中华门。接着，日军的冈本部队也冲入城内。南京城的南大门陷落了！

凌晨三点，守卫中山门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保安警察第二、第四中队在激战了三天后，损失惨重。敌人连续重炮猛轰，守城官兵奋勇抵抗。但钢筋

水泥筑成的永久工事，却经不起任何炮火的轰击。原来工事的横梁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虽然外面抹了水泥，里面的竹子早就腐烂了。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铁卫队，不仅装备精良，干部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当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报告蒋介石，严惩修筑城防工事的警备司令谷正伦。

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金红色的炮火和灰黑色的硝烟在城墙上升腾。又有一些人倒下了，伤兵们在不停地呻吟。守城的官兵明知大势已去，还是狠狠地发射了一阵炮弹，捷克式机枪的弹雨密集地向城外的日军阵地扫射。

德国装备的教导总队的官兵和警察开始退却了。

天慢慢地亮了，攻击南京东城中山门的大野和片桐部队的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的大水沟。有一些日军在冲到卫桥时，踩响了地雷，死伤了十几个。

先头冲向城门的日军不顾城墙上掩护撤退的守军居高临下的射击，像黄蜂一样地从被轰塌的缺口处爬上了城墙。有的吼叫着去搬掉封住城门的沙袋，一部分日军在城墙上下搜索守城的中国军人，遇有不能动弹的伤兵，便恶狠狠地用刺刀一个个地杀戮。

失去了抵抗力的守军成了侵略者的俘虏。十多米高的中山门城墙上，排列着一队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

兵，他们用惊惶的目光看着战胜者凶狠而骄横的神态。寒风嗖嗖，他们颤抖着。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吼叫着，一个一个地朝着俘虏的胸部、腰部猛刺，鲜血飞溅。随着一声声呐喊和惨叫，俘虏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捅下了高高的城墙。

协助二五九旅守卫光华门的八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望着茫茫夜空，倾听着远远近近稀落的枪炮声，心中急得火烧火燎。已经是13日凌晨了，无线电台与师部联系不上，中山门方向的城墙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守兵，黄埔三期的青年军官纳闷了。正在这时，派去打听情况的孙天放副旅长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说：

“有不少部队都撤退了，下关很乱，没有人指挥，很多人挤在那里，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陈颐鼎想：不会吧，既然撤退，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呢？何况眼前与敌人正面对峙着。背后是护城河，右边老冰厂高地上的敌人封锁了去光华门的通路。但不知为什么，光华门也听不到炮声了，他还是指挥部队抵抗。天微微亮了，城内好几个地方起火了，好像是新街口和鼓楼。二六一旅已经牺牲了二三百个官兵，伤员增加到五百多，眼下进退两难。他不敢撤，因为战前是立